

母亲的心愿

□ 王国萍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经常说孩子们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妈就享福了。那时候的我们一脸懵懂,不知道母亲是怎么享福的,也不知道母亲以后会享什么样的福气,看到母亲一脸期待的表情,就知道享福一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背起小书包上学了,母亲依然很忙,张罗地里的活和家务,天天接送我们上学,礼拜天我们休息一天,母亲还有干不完的活。家里总共五六亩地,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母亲在一年中总是收了种种了收,还要去地里锄地拔草,家里喂的猪牛羊鸡等,母亲干完活回家还得打猪草饲养家禽。家里条件不好,衣服裤子鞋都是母亲双手缝制,夏天做短袖裤子,春秋天织毛衣,冬天缝棉衣棉裤纳鞋底做布鞋棉鞋等,夏天中午母亲也是一边乘凉一边纳鞋底,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看见母亲休息过一会。

我们开始去外地求学,母亲依然是特别忙,在我的印象里,她是干净利落的短发,走路很快就像脚下生风,每周都会给我们准备干粮,也会在周末回去时给我们改善伙食。家里活还是那么多,地里的农活家务依然把母亲安排的满满当当,洗衣做饭喂养猪羊鸡等占据了母亲全部时间,但母亲是一个爱干净整洁之人,家里总是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就连常用的农具锄头铁锹镰刀也会被她放到具体位置,家里东西我们找不到总会习惯地问,妈这个呢那个呢? 妈妈有条不紊地一一回答出来,这一点就连常年做财务的父亲都很佩服。

到了我们成家的年龄,母亲好像闲了一些,一有空就往外面跑。打听李家姑娘张家儿子,母亲又开始给我们张罗对象了,谁家的姑娘好看父母人缘好,谁家的儿子有出息都在母亲心里记着。后来我们结婚了,母亲给姑娘准备嫁妆,儿子准备娶媳妇的彩礼,整天没有见母亲消停过一刻,母亲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等我们孩子们都成家我就享福了,那时候看着母亲,我再次想母亲到底想享什么福呀! 结婚后不久,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许多,母亲给孩子们缝小衣裳准备尿布包被等,孩子们闹得不亦乐乎,母亲脸上挂着笑容依然是一路小跑。

孩子们也长大了,母亲又开始忙碌,我们上班工作忙,母亲又开始给我们接送孩子做家务,穿梭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和当年接送我们一样。尤其是孩子们有个头痛脑热,母亲更是亲力亲为端茶喂药,陪着上医院看病,我和弟弟两家孩子大小差不多,孩子们在一起哭了闹打了哭,把母亲哄了这边哄那边,母亲的负担还是那么沉重,活得那么辛苦,母亲还会说起那一句话,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妈就享福了!

孩子们确实长大了,考上大学或参加工作,母亲说这回我可以享福了,但我看到母亲依然有操不完的心,孩子学业工作情况有没有谈恋爱等。母亲明显的老了,七十多岁的她走路没有了往日的虎虎生风,头发也慢慢地成了一层银白,脸上皱纹就像刀刻般,背也慢慢地驼了,饱经沧桑的老人承载了太多生活重担,妈妈说的她要享福了,我却一直没有看见,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兑现。我和弟弟的孩子们,生日了上辅导班该考试了,她都一一记在心上。谁家有个小矛盾闹个脾气,她更是急得这头劝那头哄,还是年轻时候的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我忍不住问她,妈你说你那么大年纪了,不是想享清福吗,怎么还是操这么多心呢? 妈说,唉妈这一辈子,恐怕是停不下来喽!

我再次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我知道母亲这一生真的不容易,我知道她的心愿一定是我们这些长大成人的孩子,我们膝下玩耍的孩子健康平安,这一代代的爱不也是一种爱心接力吗? 妈在家在,这一辈子估计妈是享不成福了。

裁一尺母爱

□ 许阳珣

“你选块布料,我给你做件风衣。”母亲又发来她的布料样品图,看着屏幕上闪烁的消息,我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小时候。

从小留守外婆家的我,因穿姐姐们淘汰的旧衣服,常被小伙伴嘲笑。记得有一天,大半年没见的母亲,突然回家看我。得知我被欺负,她的眼神黯淡下来,把东西放下便跑出了家门。天擦黑后,母亲拿回来好多绣着花的布料,她扯着软尺在我身上比量,转身在布料上标出轮廓。当画粉划过布料上的花朵,便停下手,抓起竹尺比量着调整尺寸,直到轮廓里的花儿都是完整的。夜深了,缝纫机“吱呀吱呀”响,母亲还在那半倾斜着身子,踩着踏板……次日清晨,我的床头多了几件针脚细密的旗袍。后来我才知道,她特意跑去镇上,花大半个月工资,挑了最新潮的布料。

我回到母亲身边后,周围的人打扮也开始新潮起来。有天清晨,母亲又淘回些花花绿绿的布料,铺满整屋。等她两手提着土布料到我肩下比划,我一把推开道,现在还穿这种啊,太老土了! 布片从母亲的手里滑落,无力地摊在地上。晚上放学回家,我看见布料凌乱地堆在沙发里,上面压着一本翻

开的时尚杂志。母亲捏着画粉在茶几那轻轻描着一块布片,不时咬着嘴唇,再伸头去看一眼杂志。地上散落几张被裁剪过的旧报纸,我暗想那是母亲设计的衣服草稿吧? 几天后,我发现杂志里那件梦寐以求的衣服,挂进了我的衣柜。我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服出门,碰见邻居家姐姐,她满眼羡慕:“那天阿姨找我借杂志,还问我哪个款式最时尚,原来是为了你呀!”

独自在外工作期间,有阵子因为忙碌,我胡乱买了些衣服穿,没多久身上起了很多疹子。有次与母亲通电话说起这事,电话那头沉默一会,便传来哽咽的声音:“都是我当年给你的营养不够,才导致你皮肤脆弱。”不久,我收到母亲寄来的快递,是几套新睡衣,有开衫款、睡裙款……用手一抓,像棉花一样柔软,闻起来有太阳的味道。其中有一套睡衣上绣着一只小兔子,内里翻来覆去找不到一根多余的线头,我正要套上试试,突然一张纸条飘落在眼前:纯棉的,不过敏,洗晒过。歪歪扭扭的,是母亲的字! 没过几天,我浑身的疹子也逐渐消退。后来,为我做睡衣便成了母亲的日常功课。尽管试过那么多睡衣,我还是习惯母亲做的衣服,直到现在。

母亲总以这种方式弥补我,一尺虽短,却有裁不尽的母爱。

母爱是幸福的根

□ 牛政玲

前几天收拾衣柜,翻出了一个纸袋,打开看,满满一包鞋垫,从大到小,整齐地排列,这是几年前母亲为我们一家三口赶做的。

那一年,年近八旬的母亲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她担心视力一年不如一年,要赶着给儿孙们多做些鞋垫。我劝她:“眼睛不好就不做了,没必要做这么多鞋垫呀。”母亲说:“自己做的鞋垫穿着吸汗又舒服,趁着还能做,给你们每个人多做几双,放着慢慢穿,以后想做也做不了。”

她把闲置的棉质布料和旧衣服收拾起来,熨烫平整,自己用面粉熬成稀浆糊,一层一层把各种花色的布粘在一起,再按照每个人的尺寸裁剪成型,踩着缝纫机“喀喀喀”地缝起来,虽然针脚粗细不均匀,但细密结实,厚薄恰到好处。

母亲知道我在冬天脚怕冷,还特意找了一个用坏的电褥毯,给我做了几双厚厚的棉鞋垫,素雅的花色,暖暖的绒布,垫进鞋子,即使在冰天雪地里,脚下也是热乎乎的。

记忆里,农闲时间,母亲的双手不曾闲着,她给一家老小纳鞋底、缝鞋垫,忙的不亦乐乎。那时候,做鞋垫很讲究,母亲先在鞋垫上描画出形状,然后戴着顶针,用艳丽的花线一针一线,绿色的叶,红色或粉色的花朵,细细缝出漂亮精致的

图案。

后来,家里添置了缝纫机,母亲不仅做鞋垫,还学着缝补和裁剪衣服。她说衣服旧一点没关系,但要洗干净,缝补的平整整整,不能破着洞让人笑话。那时正长个子的我,没几天就窜高一截,裤子总是被母亲及时地接上一大截。母亲的大箱子里放着一本厚厚的裁剪书,她翻来覆去地看,照葫芦画瓢地给家里人做出不同样式的衣服。

如今,母亲日渐老去,但她不愿做一个闲人,还是要尽自己所能,为儿孙做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心安踏实。

天下的母亲都有相似的爱子之心,前些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院子里缝被子,她中年的儿子躺在被子上晒太阳伸懒腰,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温馨的画面,母子俩满满的幸福溢出了屏幕。

看着视频,我想起老舍先生说过:“人,即使活到七八十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但却失去了根。有母亲,是幸福的。”

愿岁月静好,我们能温情地陪伴在母亲身边,让幸福生根、发芽、长成一树繁花。

妈妈的角色

□ 刘云燕

但丁说:“世上有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在我眼中,妈妈是个超人,是个伟大的预言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美食家。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她的性格看似极其温柔,在温柔背后却有一种让人敬佩的坚强与果敢。爸爸当年生病,浑身浮肿,喘气困难。医生诊断为尿毒症,很多人听了都为之以叹息。妈妈却鼓励爸爸:“现在医学条件发达了,这个病可以通过血液透析来治疗。没关系,我陪着你。”就是这样,爸爸妈妈相濡以沫,每周都要往返医院几次,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妈妈始终坚定地拉着爸爸的手,走在往返医院的路上。爸爸身体虚弱,走不了几步,就累了,妈妈扶着小马扎,让爸爸坐会儿,再拉着他走。我总是想:这样的感情,也会彼此温暖吧。

妈妈乐观开朗,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痛苦流泪时,妈妈总会拉着我的手,鼓励我,让我认准人生正确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她说:“人生难免会犯错,妈妈相信你可以改正。”因此,在我的眼中,妈妈就是个超人。只要妈妈在身边,只要妈妈说:“没事,不怕。”我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温暖而安全的。

妈妈是个伟大的预言家。从小我相貌平平,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可是,妈妈总是表扬我,在她的眼中,我几乎是十全十美的。她总是告诉我:“我是伟大的预言家,女儿的将来一定会顺利的。”每次人生大的抉择,妈妈都会以鼓励的目光让我勇敢面对。当我考上大学时,当我幸福地出嫁时,妈妈一

母亲的笑声

□ 刘玉新

午休还没起床,就听到母亲爽朗的笑声。

起床一看,原来是弟妹们来了,正陪着二老讲话。我知道他们来的原因,今天是母亲节,来陪陪父母亲。

我一直对洋节有着难以言说的抵触,所以我心中的母亲节父亲节就是他们的生日。到了那天,不管多忙,我都要下厨做顿可口的饭菜,陪陪他们。即便是父母在老屋,我也会打个电话发个视频,说说家长里短,算是节日的问候。

母亲在,天天都是母亲节!

母亲今年81岁了,依然操持着一日三餐,照顾着父亲的饮食起居。她这一辈子,就是围着厨房的一辈子。打记事起,就看到母亲除了白天下地,其余的时间都在锅台前打转,但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抱怨,反倒是一说一个哈哈哈。

我常想,大概因了母亲笑口常开的豁达性格吧,81岁的母亲,精气神足着呢,一点也不显老。如今,住进了城里,卸下了地里的农活,体力上轻松多了,再不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做饭、洗衣、刷视频、听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我常常对母亲说: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母亲不回答,但她听懂了,一串响亮的哈哈算是给了我回答。

母亲生养我们兄妹五个,两岁一个,脚踏肩膀,一边是繁重的生产队集体劳动,一边是八口之家的家务操持。父亲在村里当书记,那年月,公家的会多事更多,家里的大事小情多数帮不上忙。

母亲个子娇小,身子秀颀。出嫁前又是么姑娘,家里看得娇,这么一大摊子的事,按说够她忙的了,可在我的记忆中,她就没叫过苦。春天的茶园,她的歌声是最先响起来的,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听,那一班姑娘们个个都是唱歌的好手,人在哪歌声就在那,说是十里茶园十里歌,一点儿也不夸张。

秋日的晒场上,母亲背上背着孩子,手里扬着连枷,细细密密的啪嗒声中,豌豆、小麦、黄豆一捆一捆摆上晒场,打场、扬尘、挑造,然后又一场场谢幕,那些豆梗麦秸堆成了小山。母亲总是一边使劲打场,一边笑吟吟地轻哼着号子,似乎从不知道什么叫劳累。

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母亲已经老了,老成了一种岁月。她像一棵大树,扎根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对她最好的报答,就是依着顺着。

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看视频,遇到好看的段子,必定要邀请父亲一起分享,特别是农村题材的内容,两老常常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笑哈哈的。那是他们曾经的生活场景。乡村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永远都是他们心中最美好的情结。

母亲看视频,几乎成了每天必修的课程。晚饭后,她会打开微信或是百度,信手刷一刷,一看就是一歇半晌,硬是把一颗心瞬间变得年轻起来。

我很欣赏母亲这种生活态度,活到老学到老,哪怕是年龄大了,时兴的东西也要学。所以,家里的电器,母亲都会用,我从来就不担心她会落伍。

这两年,父母在县城住得多,日常事务大多都得自己打理。每次我打电话或是发视频问及买来买菜的事,母亲笑吟吟地说,你放心,这点事难不倒我们,口袋里有了票子,超市里有物资,想买的时候,那还不容易? 你尽管忙你的!

电话那头的笑声听得我心热乎乎的,不由自主地再添一身自豪和骄傲,这就是我的父母,这就是今天的农村老人,在乡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城里,吃喝拉撒,一样井井有条,无须儿女操心。

就在我正看着央视节目的时候,母亲的笑声又从她的卧室飞了出来,不用猜,一定是刷到了一个好特笑的段子。那份爽朗,那份开怀,一下子就感染了整间屋子。

母亲身体健康,真好!

母亲的麦田

□ 杨明军

岁月的刀
雕刻着母亲的麦田
母亲的麦田
翻滚着金色的波浪

母亲的汗
滴落于脚下深情的泥土
泥土芳香四溢
让麦穗更加成熟饱满

时光荏苒
母亲的麦田割了一茬又一茬
伏在母亲喘响脊背的我
已随着细弱的麦苗一起长大

此刻,我又来到母亲曾经的麦田
沿着一株麦苗血脉的根茎
寻找着母亲倔强的身影
于是,我站在垄台
排列于青青队尾
心里欢快地跳着
期盼着远方母亲
那闪着阳光的大手

给母亲缝被子

□ 刘文华

半夜醒来,母亲又开始拆被子
我也又开始缝被子
偶尔我们相望一眼
她笑,我也笑
像重温一场母子连心的游戏

那时候,我们的角色是颠倒的
一片草席铺满庭院
母子各司其职
我负责给缝补浆洗的母亲
清场,压阵,光着脚丫赶鸭撵鸡
比起打下手,我更喜欢
藏她的顶针、补丁和针线
在地一筹莫展的当儿
再眼明手快地变出来它们
我还喜欢看母亲笑起来的样子
一边夸我,一边飞针走线
把苦日子纳成细密的针脚
把阳光云朵缝进棉絮

年届八旬的母亲,返老还童
把床当成了当年的席子
她喜欢喊我哥哥,仿佛我这个儿子
已然化身我已故多年的父亲
她还喜欢在我一转眼儿的当儿
藏起来假牙、馒头和助听器
更喜欢把我好容易缝起来的被子
折得七零八落,表里不一
望着一床白花花棉絮
母亲笑了,仿佛终于揭开了
埋在岁月深处的秘密

母亲节

□ 江云英

飘飘柳絮飞,暮归东里镇,
暖风吹我心,悠悠闲留意,
携儿回家园,陪伴父母亲,
絮絮叨叨情,念念私语新,
吃饱喝足后,依依惜别离。

